

澳洲詠菊

墨爾本的秋陽斜斜鋪在院牆上，將幾盆墨菊的影子拉得老長。葉片蜷曲如母親當年修剪過的模樣，深紫花瓣邊緣泛著銀白，像被歲月鍍了層霜。我蹲下身，指尖掠過冰冷的陶盆，忽然聞到一絲若有若無的清香——是記憶裡母親鬢角的菊花香，混著墨爾本深秋的風，在鼻腔裡輕輕打了個旋。這縷熟悉又陌生的香氣，恰似一把鑰匙，瞬間打開了時光的大門，將我拽入往昔那些與菊花相伴的悠悠歲月之中。

人們愛菊，大抵都藏著獨屬的牽念。於我而言，菊花是母親指尖的春秋，是浸透在歲月裡的生命啟蒙。猶記兒時，每當春日暖陽初照，母親總會帶著我，踏入那一小方小小的菊園。

母親侍菊如護珍寶。春日裡蹲在青磚地上分根育苗，用竹片在花畦畫出等距的淺溝，“根須要舒展，間距要留足，就像做人要敞亮。”她總說。那時的我，蹲在一旁，滿心好奇地看著母親的一舉一動，小小的手也學著拿起竹片比劃。隨著日子一天天過去，夏日熾熱的陽光灑下，晨昏交替間，母親會手持噴壺，將清水細細地澆在菊花葉片上。水珠順著葉脈滾落，在葉片上凝成細小的虹。待新枝抽條，她便握著細剪修去旁逸的側芽，“貪多反而長不好，人生要學會取捨。”母親的這些話語，

如同種子，在我心底悄然種下，與菊花一同生長。

從春至夏，在母親精心的照料下，菊花茁壯成長，也讓我對母親與菊花間的微妙互動有了更深的體悟。母親教我讀菊的語言：枝葉半仰是貪享陽光的愜意，垂首“抱腳”是缺水的嗚咽，向上“抱頭”是肥重的抗議。這些草木的“喜怒哀樂”，讓我第一次懂得生命的敏感與堅韌。當別家院落的花在秋霜裡凋零，母親的菊花卻挺直莖桿，將拳頭大的花盤舉向蒼穹——黃的像熔金，白的似落雪，粉的如霞靄，在漸次蕭索的院中獨成風景。她指著經霜的花瓣：“你看，菊花不攀附秋風，不隨落葉俯仰，這才是真骨氣。”這些話，伴隨著菊花傲霜的姿態，深深烙印在我的腦海。

母親與菊花相伴的歲月裡，既有四季更迭的悉心照料，也有面對生活困境時的堅守。那些菊花盛放的年月，恰是家中最艱難的時光。親屬的歷史問題讓我父母親受到牽連，限令在家交待問題，失去工作門庭冷落，唯有窗臺上的菊花按時盛開，母親常對著花盞發呆，指尖輕輕摩挲花瓣，彷彿在與老友對話。“寧可抱香枝上老，不隨黃葉舞秋風”，她低吟著，那時的我不懂詩句，卻記得菊花在暮色裡投下的影子，與母親挺直的脊背疊在一起，成為逆境中沉默的支撐。在那

段灰暗的日子裡，菊花成了我們全家心靈的慰藉，也見證了母親堅韌不屈的品格。

在生活的磨礪中，菊花不僅給予我們精神上的力量，還在我身體孱弱之時，化作母親呵護我的獨特方式。菊花於我，更是母親捧出的生命之泉：六歲那年久病不愈，母親蹲在煤爐前熬菊花粥的身姿，成了記憶裡最溫暖的剪影。她買不起鮮肉，就每天早起到肉鋪等棒骨，“骨髓最養人”，骨頭上的殘肉刮得乾乾淨淨，煮過的骨頭曬乾還能換幾分錢。白瓷碗裡，金黃的菊花與雪白的米粥沉浮，飄著幾星油花，混著野草藥的清苦。我至今記得，當第一口熱粥滑入喉嚨時，母親眼中閃動的淚光——那是她能給我的，最珍貴的藥。那一碗碗菊花粥，承載著母親無盡的愛，滋養著我，讓我在病痛中慢慢康復。

時光悠悠流轉，我步入了學生時代，菊花依舊在我的生活中扮演著重要角色。深秋的夜晚，書桌上的菊花是無聲的陪伴。墨香與菊香在檯燈下纏繞，新抽的綠葉在風中輕顫，像母親悄悄推門查看的身影。每當同學驚歎“你家的菊花開得真精神”，我總想起母親在花畦前的側影，想撲進她懷裡說句“謝謝”，卻總在搜索更合適的語言中咽回喉頭。在那些挑燈夜讀的日子裡，菊花靜靜地散發著香氣，陪伴我度過一個又一個夜晚，給予我力量與溫暖。我踏入社會，開始為

生活奔波，而母親的菊花，依然跨越距離，守護著我。成年後奔走四方，母親寄來的菊花茶成了隨身攜帶的鄉愁。流鼻血的老毛病經常發作，母親便曬乾初開的菊花，用棉紙包成小包，信裡寫著“每天三朵，沸水泡開”。醫生說這是保健品不是藥，可當金黃的花瓣在杯中舒展，血絲漸漸退去時，我總覺得是母親的心意順著茶香滲入血脈——她賦予菊花的，從來不止是植物的生命，更是母愛的療愈。那些小小的菊花茶包，帶著母親的牽掛，伴我走過無數個異鄉的日夜，流鼻血卻不治而愈。

然而，命運的無常卻在不經意間降臨，那與菊花緊密相連的悲傷時刻，至今仍刻骨銘心。那年深秋，我養的菊花在一夜之間枯萎。晨起見花瓣蜷曲如褪色的蝶，葉片耷拉在盆沿，正疑惑間，收到母親病逝的電報。奔喪歸來，花盆裡只剩焦黑的莖桿，指尖觸碰時，細碎的枯葉簌簌落下，像母親臨終前欲說還休的叮嚀。那一刻，我仿佛失去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，而那盆枯萎的菊花，就像是母親離去的象徵，讓我沉浸在無盡的悲痛之中。

如今，在墨爾本的陽臺上，玻璃壺裡的菊花茶正騰起熱氣。金黃的花瓣在水中翻轉，恍若母親在故鄉的花畦前轉身，袖口沾著的菊瓣落在青磚上。窗外的風掀起晾衣繩上的舊圍巾，恍惚又是那年深秋，母親站在菊花叢中，鬢角的白髮比白菊更耀眼。

澳華新文苑

第1217期(B)

布文 (一塵)

我也應求一次握手
就像 握住
大海的鹹澀
就像 握住
海月的空曠
就像 握住
岩石的沉默

看你眼中的星辰
沉入海中
然後
把夜一點點穿透

看你眼中的浪峰
送來潮訊的渾濁
然後
飲一杯滿滿的曙色

海 在身後遠去
山風 卷走
昨夜的迷霧
你的詩 升起
在喬木和灌木叢中
舞在陽光跳躍的
林梢



在這遙遠的澳洲，菊花依舊綻放，帶著母親的氣息，帶著往昔歲月的痕跡。暮色漫過院牆時，墨菊的影子愈發清晰。它們在澳洲的土地上紮根，卻帶著北方的霜氣，不隨南半球

烏鴉 (蔣品超)

在我的故鄉
烏鴉不是烏鴉
是叼著山兆蹲在鄉人心頭的微運

曾有人嚇到三天不敢開門
問原因，說聽到烏鴉的叫聲
怕出門遭滅頂

烏鴉雖小，在我老家
叫聲則勝過雷霆
壓垮過許多人神經

其實，烏鴉就是烏鴉
是一隻鳥
常在四月裡飛起，成群結隊
飛在我的現居地，洛杉磯
它的叫聲依舊
洛杉磯春意快然，和風依依

烏鴉是一隻益鳥
能為人類捕害逐損
所到之處青草繁茂
植物興盛

它在洛杉磯得到保護
關鍵
它是生命

如果把生命當生命
我的故鄉
不會再有人被烏鴉的叫聲
壓垮神經

的秋風俯仰。就像母親教我的那樣，在生活的褶皺裡挺直脊樑——原來真正的菊花精神，早已穿過時空，種在了每個被愛浸潤的日子裡。

呂順

荔枝的原罪，楊貴妃最後的日子

近期，《長安的荔枝》熱播，那我來說幾句櫻桃，但還得從楊貴妃說起。

現在，請進入歷史的深處。馬嵬坡，黃泥道上，塵土飛揚。

楊貴妃騎著一頭驢，走在唐玄宗的前頭。真不是我編，近年有壁畫復原圖上就出現了楊貴妃騎在驢背上的身影。

靠近父親工作過的地方了（其父曾擔任蜀州司戶），她心裡五味雜陳。不僅是男兒，每個女子也有為父親爭光的夢想。楊貴妃無數次想像過衣錦入川的模樣：就像李白《蜀道難》裡描寫的那種大場面，重建一條天路——從長安出發，穿過秦嶺隧道直通蜀地。她騎的不該是驢，而是五花馬，坐的該是“仿金根車”的鳳輦，僕役如雲，力士開道，群玉山頭，紅露凝香，她在萬眾歡呼聲中登上瓊玉高臺，霓裳伴簫鼓，天下醉太平，這才對得起自己的一生。

她從不崇拜女皇武則天，覺得女人若只愛權力，那是天性偏了。玉環要的不是朝政千秋，而是一個男人的深情——最好這個男人還正好擁有萬里江山。她和唐玄宗的愛情，哪怕是錯的，她也要錯得轟轟烈烈。

楊貴妃愛吃荔枝，這事人盡皆知。但沒人知道她第一次吃荔枝，是在少女時期。那天她和女伴在江邊浣紗，一隊馬幫從茶馬古道

經過。一個騎馬的小夥子調皮地丟下一串荔枝，然後倒騎在馬背上，一邊遠去一邊盯著她笑。那串荔枝，好甜。

那一天，荔枝的味道和少年人的眼神，留在了她心底最柔軟的地方。

眼下，逃難路上，雖然不缺茶飯，但她又一次想吃顆荔枝，她只是輕輕嘟囔了一句，沒想到唐玄宗臉一沉，冷冷諷刺道：“李家天下就快被你們楊家敗光了，你還有心情吃荔枝？”

空氣一瞬間凝固了。

龍武大將軍陳玄禮眉頭一皺，勒馬停到路旁，等待高力士過來，他知道，一件“需要解決”的大事，正在醞釀。

楊貴妃確實愛吃甜食——冰蔗漿、蜂蜜酥、貴妃紅、石榴蜜、嶺南荔枝、酥酪點心（見《新唐書》和各種野史筆記），一段時間，整個長安和南方驛站都在為她的“甜點”奔波。史書上說得清清楚楚：“必欲（荔枝）生致之”，在冷凍技術不發達的唐代，幾千里傳騎，荔枝要保鮮，連味道都不能變，這是多麼為難“下人”的工作啊。

也許，荔枝類水果吃多了，楊貴妃的美貌和媚態，其實包裹了一定的病態。

大凡對醫學稍微有點常識，都能看出，貴妃的多種體質性表徵都是血糖拉警報的節奏。

我們不妨從現代視角來給貴妃把把脈。

她常年嗜糖，“口苦”多飲，汗液香甜，還有皮膚瘙癢（《開元天寶遺事》說她洗澡後要用玉輪輕輕刮身）。

她眼神微眯，應當是視力模糊。（見張萱《搗練圖》，唐絹本畫作，波士頓藏。）

她在逃難中腳底潰爛（見《舊唐書·後妃傳》），很像末梢血管病變。

就是“赤腳醫生”也能看出，這是糖尿病三連症狀。

糖尿病有多難受？你渴、你煩、你癢、你胖得優雅，卻是代謝崩了。你本來就想躺

平，可全世界都讓你站起來、跳舞、笑得甜美，還要應付一個情緒極不穩定的油膩皇帝——誰不炸毛。

玄宗的審美也出了問題。他越來越寵梅妃——一個來自福建莆田的瘦小女子，本名沒人記得了，宋代文人愛牡丹，特愛梅花，因為要和“楊貴妃”以及富貴牡丹過不去，就把這位女子叫做“梅妃”，讓她死了也埋在了梅花樹下。梅花清冷、瘦骨玲瓏，象徵一個新的審美系統。

貴妃不是嫉妒，而是覺得，這世道都變了，她主導的大唐美學，似乎要被徹底顛覆。她開始頻頻鬧著回娘家，不是撒嬌，實在是過不下去了。

馬嵬坡，是真正的分水嶺。

她三十八歲，身體狀況已入晚唐。荔枝類的水果吃多了，身上癢得厲害，還要騎驢趕路。玄宗越來越暴躁，把國家動亂之源全甩鍋給她，甚至諷刺說她和安祿山調情不成反誤國——你調可以，調好了就行，調砸了就是你自己的麻煩了。

她一度想走得體面些。

她甚至想好了，高力士拿著白綾過來時，她已經收拾整齊，玉體直陳，自縊而亡，免得連累家族。高力士看了心頭一酸，低聲念一句“貴妃千古”，然後一溜煙跑過去跟玄宗交差。

可轉念一想，她不甘。兵荒馬亂的年代，沒有糯米+白礬+沙子澆築的墓室，沒有守靈人，不要幾天，她的淺葬的墓室（古代叫做“厝”）就會被翻個底朝天。那不叫體面，叫白死。X它個先人板板，想到這裡，淚水漣漣。

她向玄宗提了個請求：讓我洗個澡，換件長裙，披條輕帛，像平時一樣化個妝，我只要一個進宮前的民女裝束，回歸本來處。

請把我放上一葉小舟，順嘉陵江漂走。玄宗沒說話，最後點了頭。命隨行工匠

捏了幾顆泥荔枝，放進一個金碗，一起陪她上路。因為楊貴妃最後的裝束實在是黑色幽默，她在本該點成櫻桃紅唇的地方畫了一顆荔枝，像當年與英武玄宗初相見時一樣調皮，玄宗忍不住老淚縱橫。

後人說她沒死，而是漂流到了日本。白居易《長恨歌》裡說什麼“海上仙山”也是這個結局的詩意版本。

上世紀六十年代，還有日本男子來中國認祖。說荔枝有原罪，是玩笑。荔枝沒有錯，錯的是那段甜得太狠、膩得太深的人生。

而我呢，偏愛櫻桃。所以，新書叫《紅了櫻桃，綠了芭蕉》。不是蹭熱點，只是近幾年確實是寫作季的水果豐收年。

你看，馬伯庸有《長安的荔枝》，有電影《暗戀·橘生淮南》，有部隊話劇團獨幕劇《蘋果樹下》，還有鳳凰文藝出版社預定2025年7月份出版的《紅了櫻桃，綠了芭蕉》，其中包括專文解讀宋徽宗送給情人李師師的江南柳丁，也是水果。（具體解讀見文章之一——《並刀映霜寒：從周邦彥〈少年游〉看宋代士人的道德自覺》）。

近年寫水果的確實很多，也許明年高考美術試題要你畫一顆荔枝或者一串櫻桃。

請注意，不是畫“水果拼盤”或“果籃”，而是“一顆”荔枝/櫻桃，單獨的物象要求考生深入刻畫，體現其個性與質感。

這類題往往考察“形體感”“質感”“色彩處理”“構圖意趣”甚至“情感表達”。若畫面富於“情感”或有一定“象徵性”表達，可能成為評卷亮點。

一顆小小荔枝或櫻桃，是對你基本功、審美力、創造力與情感表達力的綜合考察。越小的物象，越要用心看見它的“宇宙”。

你不妨看幾集《長安的荔枝》或閱讀新書《紅了櫻桃，綠了芭蕉》。相信對你的想像和情感表達會有所幫助。

別說沒提醒你啊！

史雙元



楊貴妃與荔枝